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至受苦那廟裡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裡間外間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暫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出個內外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

時那裡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且喜平日看文章的這些學生裏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只得分投寫信托他們張羅好拼湊着交這贖項一面就在家信裡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着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斷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

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豈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好報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教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獲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

華蓋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裡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却莫怪說書的饒舌閒話休提却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取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冲沒民田受害龍顏大怒便照摺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從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裡便挨門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問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說自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

一向有無家信的郤都不肯明說這日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問起梅公子道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罣誤郤也不知其詳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托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奏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往浙江查辦事件去了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

轉致誤事當下那程師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功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便托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着就放心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會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師爺纔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却不小幸喜還不礙說着從懷裏把那鈔來的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請旨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俟該叅員果否能於限内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聞請旨公子看完那程師爺又說道據部裡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

這案情大約沒有個不開復的只不曉得老翁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得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幾個月的日用兩三番的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裡弄得出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如果他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金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師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個老家人姓張名叫進寶原是累代陳人年

紀有七十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
道我的小爺你別着急儻然你要急出個好共歹來我們
作奴才的可就受不住了如今有個商量因向程師爺說
道我們小爺本就沒主意再經了這事別爲難他了倒是
程師老爺替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了銀子
就保住官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
沒銀子家裡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肯罷誰
家也不能存許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必定要如數難道
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
只好是集腋成裘了那張老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

話了因又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這說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裡不是有座寶珠洞嗎那廟裡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裡却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衆老爺常到他廟裡下棋閑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的租子嗎就把這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程

師老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師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爲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很好儻然沒有妥便就是我走一盪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師老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托我們老爺的福也還巴結着跑的動何况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老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

得忠心報主例不是我說句怎賜兒的話這個年紀儻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悞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妥當了還是我跑罷那張進寶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概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抬個不了却都為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你們先不必吵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麼個樣兒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裡更不知怎樣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銀子就是嬤嬤爹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

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路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塲期將進丟下出京儻然到那裡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説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塲就中滿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説

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眞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哄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師老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巴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是劣蹶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眞要去那常行牲口到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回師傅索興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么兒們在這園子週圍散誕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裡啻應着只是發怔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曰枌一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曰枌號叫子金

是個舉人何之潤號傳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
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道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了安老
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
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才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
那管子金便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
了知單去知會各同聽的朋友多少大家集個成數出來
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裡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
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這個當兒烏
克齋不在家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
給他發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况且

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槩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好去見老人家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斟酌的公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衆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座一一的告辭公子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原來這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佟孺人起身時曾托過他常來家裡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

說道你聽這是怎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并華嬤嬤支應裝烟倒茶正說話間那張進寶從廟裡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了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裡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托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裡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了沒有我這裡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少爺寫個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他是靠不什奴才這宗數了大槩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

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兒了地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便又將方纔在外如何商量幷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遍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喲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三千里地呢這麽大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别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裡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纔好再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鬧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没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

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外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纔不言語了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說是慢慢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

銀子兒回來內裡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嬤嬤並兩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騾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載行李銀兩連請親友幫的盤費也凑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身兩個騾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

起身只見家裡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這是那里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托付我說道兒上管着他些兒別惹大爺生氣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陡他摔了一個觔斗就沒了氣兒了麼華忠又問說誰教你來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梢材還沒有呢華忠說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老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同三河去因爲買了點東西兒晚了夜裡個纔走他家親戚兒就教我順便稍這

個信來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着兩個人這裡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擄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自想想我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嬷嬷爹不是這樣他這一件事我看着聽着心裡就不忍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

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不教他去發送的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換了來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露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你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告訴明白張爺就說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教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

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教他連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那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這晚上也就盼望趕露兒來左盼右盼總不見到華忠說今日趕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裡頑兒住了因說咱們別躭悞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裡我們那裡尖那裡住我們後

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悞不了事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尋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嬤嬤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同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曾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連着買棺盛斂送

信接三晉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底的踪影全無直等到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告知了張進寶被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趕上眞成了個白趕路兒的了此是後話不提却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騾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脚牙這兩個騾夫再不說他閒下一頭騾子他還是不住的左支脚錢右討酒錢把個老頭子嘔的嚷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淸淨一日正走到茌平的

上站這日站猶本大公子也着實的乏了打開鋪蓋要早
些睡怎奈那店裡的臭虫咬的再睡不着只見華忠纔得
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嬤嬤爹你那裡去華
忠說走走就來一會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
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水了有些水瀉說
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
屋裡走動哼啊哼的哼成一處嗳喲啊嗳喲的嗳喲成一
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呀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只見
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氷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
價便手脚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

雨淚直流撮着手只叫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裡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牕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脚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纔好呢趕緊取了一個清銅錢一把子蔴稭連刮帶打直弄的遍身紫爛渾青打出一身的黑紫包來他的手脚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還靠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扎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這時候可那裡去找會扎針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

就會給他扎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扎罷他纔到櫃房裡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臂俞三里四個穴道扎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纔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一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髒了我的店眞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嬷嬷爹這纔沉沉睡去一宿無話次日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緩過來了只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跑堂兒的提着開水壺

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子纔胡擄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來看華忠便在炕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裡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着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華忠說小爺你只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便向公子說大爺呀眞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托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提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

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作咱們主僕作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臭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就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裡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纔扎掙得起來儻然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耽擱了慢說我就銼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

甚麼來了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裡過了茌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裡有我一個妹夫子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標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他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上年他還稍了書子來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個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麼大撂下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發生嗎我可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時候

再求你們去這書子我不遲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着麽如今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話并現在的原故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等我托宕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茌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騾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子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枝子儻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裡寫上就叫我妹子到店裡來

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朶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兩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裡就擱一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扎掙的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了算是辜負了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大爺你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交給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裡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說我也想到這裡了一則隔着一百多地縣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好

跑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躭悞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已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纔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爺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我人送公子到茌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幾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

得重了也不用再我人華忠說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爲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個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値甚麽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嬤嬤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纔畧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嬤嬤爹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勾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附你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大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没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自

日裡不妨就讓有歹人他也沒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爲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辦作討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記切記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裡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便催着公

子會看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婿生慣養家裡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了幾多少人圍隨如今落得跟着兩個騾夫戴月披星冲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茌平怎生吁人去尋褚一官那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夫褚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茌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淒慘他也

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就到了茌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旁燒鍋當舖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棹條橙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橙上坐着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在那裡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担子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騾夫便問道少爺咱們就在這裡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街心裏早有那招呼那

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裡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盡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住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呀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背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騾夫幫着搭進房來放在炕上同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稍馬子吃食

簍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惦着他店裡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同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嬤嬤爹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茌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大碗凉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郤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嬤嬤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

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理
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飡那些苦楚便是店裡的洗臉木盆
也從不曾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
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怔着瞅了半
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凉了也不曾洗接着飯來了就用
那店裡的盌筷子瀹茶胡亂吃了半盌就擱下了一時間
那兩個騾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騾夫一
個姓苟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
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狙猾
賊長了一臉的白癜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



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裏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狠好這東南大道上岔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哇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莊上有個褚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訴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請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裡來人家是

個娘兒們也不行罷公子說你只告訴明白了他他就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裡還怕短人使喚公子扭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寧可再到店裡櫃上問問千萬不要悞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二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大

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
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却倒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
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
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
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裡那白臉兒狠便
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咱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
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
兒狠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
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狠道二狗哇你
眞個的把這書子給他送去嗎傻狗說好話哩接了人家

兩三弔錢給人擱下人家依媽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咯兒了你瞧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兒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噯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鑿定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脯兒白肚囊兒白尾巴稍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擱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傻狗說你官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媽說着只

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裡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話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攛攪你因爲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飛不了我迸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綳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絲剩的下錢呢到了這盜買盜賣你我倒了運了那倮騾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眞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挺擁挺橫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裡了這時候又要到

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槩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要照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騾子也幹了偺們倆也賠了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狼說依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先找個地方兒濟倒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裡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裡等偺們把那個文謅謅的雛兒誆上了道兒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裡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誆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

的山凹裡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馱着往回裡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哩白臉兒狠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裡走嗎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裡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咱就是這麼辦咧當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晃腦的走了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裡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那安

公子打發兩個縣夫去後正是店裡早飯纔罷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屋裡撈㪷低唱那屋裡呼六么喝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買雜貨的買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之也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惦着嬤嬤爹此時不知死活兩個縣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巳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裡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

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己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裡只覺得一個冰凉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貼靑緞子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襖兒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褡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

給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磕膝蓋那裡都麻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裡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的白綢綢汗巾兒腳下包腳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撥巴魚鱗撒鞋可是靸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鐼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噗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烟袋往嘴裡給楞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烟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裡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烟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

烟我就不會吃烟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煙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嗯噌嗯噌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烟從嘴裡吸進去却從鼻子裡噴出來賣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裡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寧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這怎麽個講法跟着便

聽得絃子聲兒噔楞噔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担柴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裡打着一付拍板兒噔咚扎陪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牕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日聽他往北彈了去了早有人在那接着叫住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沏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盌放在卓子上晾着只倒茶的這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閒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麽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

長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金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膩糢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臉上抹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抱着面琵琶原來是兩個大了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墻所漭裡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道你不聽這個咱唱個

好的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撈了幾十給他他嘻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趕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他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裡那個大些的走到棹子跟前就把方才晾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起子纔擺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



了且住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然得尊貴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纔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的或在大面兒上有那個撅老頭子這些閑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鼓鼙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却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糟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騾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自巳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

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裡說是好了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計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去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槩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斷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堦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裡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

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硃還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麽出水洛神還凝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愰得人胆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子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而長的佛青粗布衫兒

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掩蓋着兩隻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裡想道找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裡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這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裡的鞭子望鞍橋洞兒裡一插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

儘南頭正對着自已住的這間店房裡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窗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棹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槩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簾兒高高的弔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安公子

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側躲開在那巴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會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裡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裡嘟敠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獃獃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就是我嬤嬤爹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他儻然要到我這屋裡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裡心裡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

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跷踏的一聲把那扇單扇門關上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縱關好了吱嘍嘍又開了再去關時從門縫兒裡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裡邊東首靠南墻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裡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稍一盲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這裡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

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交叉着手靠着總台兒在那裡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個撒手拱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瞅見連忙的把烟袋桿望巴掌上一拍磕去煙火把烟袋掖在油裙裡走來問公子道要開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咧伺候你老你老吩咐啵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是不入你老的眼

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咱們都灣轉的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聽咱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裡作的曉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自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兒還有個旗下金北京城裡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烟袋疙瘩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叫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啵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墻根底

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裡去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太爺你老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湯盤抹棹子列板櫈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觔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裡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頭號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賠你老這是怎麼說呢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裡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趕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裡直



等他從屋裡兒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裡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真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㗒你老破多少錢㗒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干楷說着又伸了兩個指頭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樁故事的

時候就考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纔註疏出來道是月之為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千之為言千千之為言弔也千者千之替語也弔者千之通稱也楮之為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謂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千楮者兩弔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千楮玉千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弔錢公子說就是兩弔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

更夫來那倆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裡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噹的就是一脚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噯喲了一聲先把腿踢了張三說你擱着啵那非離了拿钁頭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钁頭李四說咻你把偺們的繩槓也帶來這得倆人抬呀少時繩槓钁頭來了這一陣嚷嚷院子裡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

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綰辮子磨拳擦掌的幾要下钁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喚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裡拿着钁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問得動他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

却有個鑿通了的鬬眼兒想是爲拴拴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兩隻小脚兒往兩下裡一分拿着樁兒挺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脚根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搿把那塊石頭就搿倒了看的眾人齊打夯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嘘的一聲的也有

喈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得叫了一聲我的佛爺桿子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殼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着心裡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裡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裡來纔要關門怕門關不牢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尚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

了這個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已引水入墻開門揖盜麼只急得他悔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裡乾轉這且不言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閒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裡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

就放在屋裡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
小腳兒上了台堦兒那隻手撩起了布簾跨進門去輕輕
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裡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
喘面不紅心不跳眾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裡看了無不咤
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
疑講究卻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
那門上的布簾兒挂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
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
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
見心裡說這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



索性坐下了心裡正在爲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裡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裡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也知蘭蕙非凡草怎奈當門礙着人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騾夫同來到底怎生擺脫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在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四回終